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中国现代文学馆◎编

浅水姑娘

予且 著

华夏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予且代表作

浅水姑娘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吴福辉 编选

華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予且代表作：浅水姑娘 / 予且著. --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0.1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 陈建功, 舒乙主编)

ISBN 978-7-5080-5537-4

I. ①予… II. ①予…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2555 号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编委会名单

- 主 编 陈建功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
舒 乙 (中国现代文学馆前馆长)
- 副 主 编 李荣胜 (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
周 明 (中国散文学会常务副会长)
吴福辉 (中国现代文学馆前副馆长)
王智钧 (华夏出版社前社长)
高文柱 (华夏出版社社长 总编辑)
赵玉芝 (华夏出版社副社长)
- 执行编委 于润琦 (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倪友葵 (华夏出版社文学艺术事业部主任)
- 编 委 王 信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王富仁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严家炎 (北京大学教授)
刘慧英 (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李 今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钱理群 (北京大学教授)
樊 骏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赖大仁 (江西师范大学教授)
高 力 (西南交通大学教授)
黄开发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高立宪 (华夏出版社社长助理)
唐永平 (华夏出版社编辑)
韩 平 (华夏出版社编辑)
许 婷 (华夏出版社编辑)

总 序

中国现代文学,一般指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至1949年新中国建立这一阶段的文学,其间跨度有30年左右。30年在一个国家文学发展的历史上不过忽然而已,然而这30年的文学史却是不可忽视的。在惊天动地的时代巨变、中西文明的碰撞与交融、寻觅人生的辛苦遭逢中,不仅产生了许多伟大的作家和传世之作,而且其文学主潮,从那时起,就为今天的中国文学积攒着激情和趋向,成为了今天中国文学的前奏。最早,五四新文学运动成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声。这一时期的文学,不仅以白话文的倡导推进了文学向人民群众和现实生活的回归,而且在作品内容上,也和旧民主主义文学风貌迥异,即高举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旗。其中尤以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的创作影响巨大,一批优秀作家以其丰厚的创作实绩,推动了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流派的形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了伟大的奠基与开创。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为口号提出并形成运动,特别是随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越来越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许多作家直接间接地受到革命思想的洗礼,开始自觉地把文学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武器。“左联”以外的进步作家,亦因其坚持人民的立场和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同样成就斐然,融会成进步的文学洪流,推动中国现代文学进入成熟阶段,使那时的文学呈现出繁荣、复杂、丰沛的格局。“七七”事变以后,家国危殆的局面更加激发了作家感时忧国的情怀。随着解放区的创立和发展,解放区文艺运动也蓬勃高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制定了革命文艺运动的路线和政策,深刻回答了“五四”以来革命文学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的结果,使解放区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一片崭新的气象。与此同时,“国统区”的文学,虽然环境和条件均和解放区不同,但进步文艺界在鞭挞黑暗呼唤光明方面同样高潮迭起,奔涌着走向新中国,走向人民文艺的伟大会师。

每一个选家的心中,都有一部自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见仁见智,可以阐释、讨论、争论,甚至势不两立。其实,或许正因为选家迭出、见解纷纭,才给读者一个判断、选择、最终形成自己独立见解的机会。因此我以为,绝不可自诩本丛书如何高超于别人之上。不过,由于中国现代文学馆自身的一些优势以及本书编选过程的一些特色,我以为,这次我们编选的“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还是有以下优长:

其一,编选者具有相当的权威性。本丛书由中国现代文学馆直接出面,组织全国最权威的研究专家参与编选,这样就保证了本丛书的学术质量。

其二,规模最宏大。本丛书在品种数量上是目前为止最为宏大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书系。这次所选的108位作者,都是经过专家学者一再筛选分析后才确定下来的,除了我们过去一直注重的主流作家之外,还兼顾了很多过去曾经被忽视却成就较高、自成特色的非主流作家的作品。我们认为,这有利于广大读者更客观、更全面地了解中国现代文学。

其三,版本最原始。本丛书所选作品,基本上都以该作品初版版本为依据。众所周知,有不少知名作家在政治运动的风浪中曾对自己的代表作进行了违心的修改。恢复这些代表作的原貌,是对文学史原始资料的保存,将为研究作家的思想和创作道路,提供有力的帮助。

其四,编校较严谨。本丛书此次出版,不论是在装帧形式上,还是在文字编校上,都本着一丝不苟的原则,从严把关,以保证送到读者手中的图书是合格的、值得珍藏的图书。

相信这套“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不会使读者失望。

是为序。



2008.1.19

予 且 小 传

予且，现代通俗小说作家。1902年6月1日生，安徽泾县人。原名潘序祖，字子端，笔名还有潘予且、水绕花堤馆主。予且是他三十年代开始发表长篇小说时，便开始使用的主要笔名。

青年时代入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时值“五卅运动”，圣约翰大学当局压制师生参加社会活动，激起高年级的予且的义愤，遂参加“六三同学会”，毅然脱离该教会大学入新建之光华大学。后获光华大学特届毕业生称号。毕业后进光华大学附中任教，教授西洋史课程，同时进行小说、散文创作，发表《如意珠》、《饭后谈话》等。在校内热心开展校园话剧活动，辅导学生演戏，编写过剧本、剧评和舞台理论书籍《说写做》、《舞台艺术》等。后任中华书局编辑，并参与《新中华》杂志的工作。抗战爆发后，曾携全家离沪，至1939年复返上海，在各报刊发表长篇、短篇通俗小说，创作力旺盛，影响较大。结集的短篇小说集有《予且短篇小说集》、《七女书》等，长篇小说有《女校长》、《金凤影》等，而更多的短篇小说以《寻燕记》、《移情记》、《追无记》、《窥月记》、《劝学记》、《留香记》、《别居记》等命名，散佚在各报刊上面。他计划要写“百记”（接近完成），是一种表现都市百态、市民百图的系列创作。这样，他成为四十年代上海孤岛和沦陷时期重要的通俗文学作家。五十年代后，一直在上海的中学教书，湮没无闻。

予且是上海新市民小说的代表性作家。他从向老的鸳鸯蝴蝶派刊物投稿始，用新文学的小说体式，表现上海弄堂市民日常的人生相、社会相。尤其以能表现已婚男女的家庭生活和心理为特长。小说讲究趣味，用力在旁人忽视的平凡琐事上，揭示出都市的普通人与物质的关系，描写轻松而不油滑，能得市民读者的喜爱。

目 录

予且小传	1
------------	---

长篇小说

浅水姑娘	3
------------	---

短篇小说

雪茄	137
君子契约	146
七擒	166
留香记	182
怀母记	197
寻夫记	217
一吻记	219
养仆记	225
换鼻记	229
辞世记	231
合登记	235
夏丹华	237

过彩贞·····	255
----------	-----

散 文

饭后的脸·····	281
-----------	-----

茶之幸运与厄运·····	285
--------------	-----

龙凤思想·····	289
-----------	-----

酒色财气·····	292
-----------	-----

我之恋爱观·····	295
------------	-----

我怎样写七女书·····	304
--------------	-----

予且主要著作书目·····	309
---------------	-----

长篇小说

浅水姑娘

一

平凡的生活，每是值得人们记载追回的。如今，我将告诉读者一个平凡女子的故事。

在未叙述之先，我愿读者想一下，女子应不应该有职业？应不应该出嫁？出嫁后应不应该和丈夫一般的为社会服务以增进家中的财富？应不应该生孩子？孩子是不是增进家中快乐的？这些问题，都应该得一个肯定的答案，但悲哀和不如意似乎是在潜伏着，假设我们进深一层去观察，至少，在快乐的当中，还隐藏着叹息。和悦的笑眼中，还含着一把辛酸泪！

二

我书之主人，不愿意以姓字告诉读者，为便于记忆和认识，姑名之为浅水姑娘。

“今日的我们，既不能上天攫月，又不能下海寻珠，只不过在浅水中飘流着罢了。”

这是浅水姑娘向她的同学凌湘说的话。凌湘和她同学已经有好几年，在这时期中的认识，知道浅水姑娘是个内心富于热情，表面却很严肃的人。

浅水姑娘的父亲虽然是活在世上，在浅水姑娘的母亲眼中看起来，就和没有活在世上差不多。他七八年都没有回过家，但是却有信寄回来，有时信中寄些钱来，数目却很少。

父亲的来信，似乎不是家中注意的事，父亲之存亡，似乎也不是家中注意的事。浅水姑娘是一径地靠着母亲教养的。如果她要是向母亲提到父亲的话，母亲总是说：

“儿女靠父母是靠不住的，女孩子靠丈夫更是靠不住，就如我现在教养你，也不过是目前的事。毕业之后，你还是要靠自己。就是一旦出了嫁，也不能靠丈夫，我

如果是要靠丈夫的话,我们老早就饿死了。”

“努力,前进,靠自己!”差不多就是浅水姑娘的家庭教育。像父亲和母亲间温柔甜蜜的笑语,她从没有听说过。父亲和母亲共同生活,也从没有看个仔细。母亲因为婚姻不如意,就不大给这位独生女儿以热情的笑靥。女儿因为母亲的严肃,自己也就无形的变为严肃。她们好像是沙漠中一对旅行的人,从没有期望到沙漠中有桃红柳绿的春天。

浅水姑娘这样的生活,过了好些年,直到她进入了中学的时期,方才结识了凌湘的。她爱凌湘甜蜜的笑语,活泼的状态,华丽的衣衫和那一双灵动的眼球。她的姿态像春天的花,热情像夏天的太阳,精神像秋天的水,她所给予人家整个印象,就如冬天的雪,那般洁白和光亮。

浅水姑娘拿自己和凌湘比,觉得就差远了。她以为凌湘的周围尽是光明和希望。自己和母亲的周围尽是渺茫和灰暗,她把凌湘的一切和母亲谈。母亲说:

“我们何必去说凌湘?姨父和姨母是你从小就认得的,这十几年,他们一会儿到北平,一会儿到广东,一会儿到长沙,一会儿到汉口,他们什么地方看见的不是光明和希望。就是常到我们这儿来的老师太,她遁入空门,一心潜修,将来总有一天大彻大悟,会见神佛的,又何尝没有光明和希望!”

“我们呢?”浅水姑娘问。

“我们既不能上天攫月,又不能下海寻珠,只好在浅浅水中飘流着罢了。”

母亲说着这一番话,泪珠儿在眼中旋转着。女儿不敢再说什么,但是印入脑中幻象,却是太深了。她这个久藏在心的意见,却无处向人说,有之,也不过是凌湘的面前。

凌湘对于她这几句话,是不能感觉到兴趣的。她眼目中的人生是个愉快的人生,没有钱用时,可以向母亲拿。衣裳觉得不时髦,可以向父亲讨钱另置。读书本来就随便,晚间的时光,一半用来和人家闲谈,一半用来写信给朋友。在理,像凌湘这样的人,不会和浅水姑娘情投意合。但是浅水姑娘乐于替她照顾零星物件,替她抄笔记,替她编织绒线衣,尤其令凌湘喜欢的,便是常替她到校医处取药。

凌湘不是一个常害病的人,但是她常常需要药。在她替凌湘取了几次药之后,赵舍监就把她叫了去。

“你每次替凌湘到校医那里取药,可曾看过药包里有什么东西?”

这话对浅水姑娘,好似晴天中一个霹雳。她愣了半晌,回不出话来。她偷视舍监,舍监的眼光从小金边眼镜中透露出来,似乎格外的凶横。赵舍监本是一位年逾五十的老太婆,在校的同学,没有一个不是既恨而又怕她的。浅水姑娘不幸受着审

判。她惊惧的回答说：

“我没有看过，我不知道！”

赵舍监放出一副冷的笑容说：

“不知道事的底细，最好是不要做。”

浅水姑娘更不敢再说什么，她只唯唯的退了出去。

晚间，对于送药的事，总是不能忘去。她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她想：

“究竟那药包内有什么东西？”

药包早已送入凌湘的手中，究竟里面有什么东西，浅水姑娘现在是无法知道的。照理，她不应该想，因为想也没有用。无如赵舍监问的时候过于严肃了些。

她猜想的结果，使她忆及了过去的现实。

这是一个阳光满照的早晨，她是在校园中遇着凌湘的。凌湘似乎是从宿舍里走出来的，她向北站着。

“凌湘姊，你起得早呀！”

“浅水妹妹，你几乎吓了我一跳。”她的头回过来，那灵活的眼中，满藏了喜意。

“你站在这儿做什么？呼吸新鲜空气？”

“不，我有点不舒服，看校医李先生起来了没有！”

“校医？……”

浅水姑娘对于校医，本不发生什么兴趣的。不过经她这样一说，倒也有意无意的向北一望，那里有一座中西合璧的矮房子，白的粉墙，在晨曦中似乎显得格外引人注意，况且在屋的四周，还有高大的树，浓密的树叶，地上有很多的浅草，配上了一段旧的短篱。

“你认得校医李先生吗？”凌湘问她。

“不认得！”

“年岁不大，是一个很可爱的人！”

凌湘说着笑起来，浅水姑娘听了脸上却有一些热。

“你看，他不是走出来了吗！”

浅水姑娘顺着她的指示向前看。李先生确已走出门外，他穿了一身西服，看他的情形，似乎向着她们笑。

浅水姑娘觉得在这种情景下是很不惯的。她向凌湘望着。凌湘发出一串轻笑，扶着她的肩头轻快的跑到宿舍里去了。

这些事在当时，不过是过眼的云烟，不能引起浅水姑娘之注意的。在今晚，赵舍监向浅水姑娘下了警告之后，淡薄的印象又重复勾上了她的心头。她一径想着，

尽她的记忆力和想象力加以渲染。一幅明显的画图,现在她的脑海了。

她继续想到那天早餐后的情景来。

“浅水妹妹,你去替我到李先生那里取点药来吧!”

“你自己呢?”她向凌湘这样的问着。

“八点钟我要考历史,我趁这个时间把书温一下。好妹妹,你替我去一去。我是非常感谢你的。”

她那轻盈而且使人怜爱的态度,使浅水姑娘没有机会去研究她为什么定要在這時候去拿。只觉得在她这样要求之下,不能不替她走一遭。

“拿什么药呢?”

浅水姑娘决定了意旨随便的问了这一句。

“忘记和你说了。我已经拿过好几次,他是知道的。你只要说,凌湘叫我来拿的,那就不会错。”

“妹妹!你去一次吧!我要去温历史了。”

她跳跃着上了楼。留下了浅水姑娘衔着这一重使命,似乎不得不去完成它。

早晨八点钟是没有课的。当她到了李先生那里的时候,李先生坐在桌前写东西,对她并没有注意。

“李先生!”

李先生只将头微抬了一抬,从他那副罗克式眼镜中透出来的目光是很锐利的。浅水姑娘的头低下了。

“凌湘叫我来替她拿药的。”

她鼓起勇气来说了这一句。李先生就笑容满面的站起身来了。

“凌湘……你坐一下吧!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

“我叫浅水!”

“浅水?”李先生想了一刻,向她注视着。

“我没有到李先生这里来过,今天是第一次。”

李先生笑着从抽屉中拿了个纸包给她。她也没有打开,就交给凌湘了。

浅水姑娘一径在床上想这两幅情景,虽然把自己的印象加深却得不出什么答案。她再将后来几次的讨药情景想一下,也并没有什么新奇的印象。只不过是她向李先生道了来意,李先生给她一个纸包而已。

然而“你每次替凌湘到校医那里取药包,可曾看过药包里有什么东西?”和“不知道事的底细,最好是不要做。”的两句话,始终在她脑内盘旋着。究竟里面是什么东西?她想最好是问凌湘一声。

这已是深夜了，她不能起身去找凌湘，即使她去，也许走出房门就会遇着赵舍监。即使不遇赵舍监，到了凌湘房内，总不能将凌湘叫起来问她几句话，使大家知道。

她这一切的思想，全是虚浮的，她没有方法使它实现，只觉得思路愈趋愈复杂愈模糊，直至疲倦不堪的时节。

三

次晨，浅水姑娘在盥洗室内遇着了凌湘，她也没有问，她并不是把这件事忘去。当她将要说出还未说出的时候，她脸上不觉的热起来。她的心灵似乎是在提醒她：

“不能问的，我怎么好意思去问？”

她不敢问，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怅惘。

在上第一课的时候，她心中仍旧存留着这个问题。这一点钟是国文课，教国文的是一位老先生。她是校中著名的多嘴老太婆。

今天，她在上课的时候，便看了浅水姑娘几眼。在平日，浅水姑娘也许不注意，无如今天有了这个问题在心内，便觉得非常不自在。她想也许赵舍监把这事告诉了她。倘使赵舍监真的告诉，这事就不好了。她一定要把自己叫了去申斥的。她记得她以前曾经说过：“我是教你们国文的，你们的学业操行有不好的地方，我都要管。”

究竟为什么教国文的先生对于学生的学业操行上有这样大的责任？浅水姑娘已经无暇去研究这一条教育原理。她只是怕人再提这件事。甚至至于她自己，也怕再提，甚至凌湘要是再和她提起，她也不愿再听。

社会上的事，每每与人的志愿相违。越是不想人再提，越是容易被人提起。晚间，浅水姑娘果然被国文教员叫了去。和她提起的正是凌湘命她讨药的事。

浅水姑娘进了她的房门，她正在缝一件衣服，她的眼光从那副老光眼镜上面射出来，觉得尤其可厌可怕。浅水姑娘好像罪人受审的一般，站在那里，静听着她的询问。

她再望了浅水姑娘一眼。说道：

“古人告诉过我们三句话叫，‘立身以无愧为难，保身以无疾为难，守身以无玷为难。’人在少年时，最要紧的是无玷，尤其是我们女子，一有了玷，社会上地位立刻便失去的。人到了中年，就要立身处世，就要以无愧为先了。到了老年，精气衰竭，不能再有多大建树，这时最要紧的，就是无疾。我们虽然知道这三句话，也知道这

三个时期,不过不容易做到无玷,无愧,无疾的地步。所以社会上有许多老年人,衰弱多病,许多中年人做出不可告人的事,许多少年人因为经验不充,往往失足,被人玷污。”

她说完了这几句话,眼光仍从那老光眼镜上面透出来。浅水姑娘不敢说什么,只愣愣的立在那里。她又说了:

“凌湘这个孩子就是不知守身之道的。就是那位李先生……”

她没有说下去,浅水姑娘暗地里想着。她一定要说:“不知道立身之道”了。她仍没有响,老先生话头又转向另一面说:

“你是不是原先认得他?”

“不认得!”

“是凌湘介绍给你的?”

“不,是她远远的指着我去的。”

“她……她自己是也不好意思再去了!”她很慢的说,手中缝的衣服已放了下来。脸上露出一丝儿笑。

“你坐下来,坐下来!”

浅水姑娘无奈的坐下。

“我告诉你这位李先生的来历,他是我们这里校长的亲戚,是校长硬举荐来的。否则我们这个女校,为什么要这一位男校医。而且,他住的房子是那样的好,他凭什么资格住那所好房子。”

说完话她仍旧缝衣,浅水姑娘既不敢说话,又不敢离开,她只觉得十分的不自然,再偷眼向她看一看,她的面部似乎有一点红,这几句话说的是已经超出题外了。

又歇了一刻,她把手中缝的衣服,丢在桌上,向浅水姑娘微笑了一次说:

“好了,你去睡吧!今天晚上,我们的话就说到此处,此后你应该格外的当心,不要再到李先生那里去,也不要再替凌湘拿什么东西。”

我们知道,凡是人,都有一种自强和反抗压迫之思想的,要是被压迫的人,这种思想尤其来得强。浅水姑娘在未见国文教员之前,最怕人家提起这件事,这件事已经由国文教员提起并且加以训斥之后,她的反抗心理,就起来了。她想这个老太婆是有私心的。她训斥我不要紧,为什么要说李先生是校长的亲戚,是校长硬举荐来的,为什么又说房子是那样的好?他没有资格住那个房子?

她的反抗心理使她把这些话告诉了凌湘。凌湘听之后,并没有什么反应。半晌,她猝然说道:

“妹妹!我问你一句话,女孩子是不是应该嫁人的?”